

## 鸢尾之歌

■ 黄海樱

充沛的雨水紧跟着五月的脚步,送来了今年的立夏时节。忽而今夏,风过鸢尾,一树蔷薇醉。

夏天来了,又到了鸢尾花季。楼顶花园络石花墙边的那丛鸢尾花,从碧绿的长叶中抽出一支挺拔的花剑,两三朵粉紫色的花儿绽放枝头。花朵外层是三枚带着网脉斑纹的粉紫色垂瓣,花瓣中间染着一脉金黄色的花斑,犹如鸢鸟尾巴的美丽斑纹。花朵中间和最里层轮着三枚直立的嫩紫色旗瓣。

一阵微风拂过,花儿摇曳生姿,像是美丽的蝴蝶在翩翩起舞,又仿佛鸢鸟在风中歌唱。

花园里这株鸢尾花,来自一位相熟花店小哥的友情赠送。

那是去年秋天,我到小哥的店里赏花买花。如往常一般,与小哥交流了一些养花心得,挑选好心仪的盆栽正准备结账,他转身从店里的水生花池拔出一株剑状长叶的绿色植物递过来,热情地说:“这水生鸢尾花不知是哪个品种什么颜色的,送给老顾客试种,看看是否可以开花,就当体验一下种花的开盲盒乐趣。”

回到家里,我把这株鸢尾花种在络石花墙边的荷花缸里。

秋去春来,这鸢尾花碧绿的剑叶越长越密,从一株长成一小丛,茂盛的长势盖过了鱼缸主角荷花的光彩。今年清明刚过,她开始抽出花剑,在雨水和阳光的加持下,包裹在叶片里的花苞一天天长大,迎着朝阳,终于露出了美丽的容颜。那是一只粉紫色的鸢鸟,在花园里快乐地放声歌唱。

初夏的楼顶花园,植物疯长,绿荫如伞。爬满使君子的花架下,几盆栽种多年的蝴蝶花也抽出了花剑。这是另一个品种的陆生鸢尾花,又名扁竹,长得不高,喜欢生长在林荫下。她会开出粉蓝色的花朵,垂瓣和旗瓣边缘有细齿,垂瓣上印着黄色和紫色的点状花斑,十分别致。

每年蝴蝶花盛开,总会把我记忆的齿轮,拨回到六年前遇见她的那个四月天。

那天已近黄昏,我们一行好友来到重庆市缙云山游览,领略这座西南大城市里的自然景观。暮春时节,山林里古树森森,山花烂漫,满眼郁郁葱葱,风光旖旎,令人心旷神怡。在一段山道两旁的绿色植被里,盛开着一丛丛粉蓝色的花儿,犹如一群群美丽的蝴蝶在夕阳的林荫

下翩跹。看到这花儿,酷爱花草植物的我竟一时间唤不出她的名字,只觉得叶形与华南地区常见的巴西鸢尾相似,直觉判断她是鸢尾花大家庭的植物。

道别重庆,我带着那份念想回到家乡,按图索骥,找到她的名字——鸢尾科鸢尾属的蝴蝶花,并买来一株花苗种在花园里。

来年初夏,在花盆里完成爆株的蝴蝶花悄然绽放。那一只只粉蓝色的花蝴蝶,用一年的时光,飞越一千三百多公里,再次来到我的身边,给我唱响鸢尾之歌。

乘着歌声,我仿佛重回美丽的山城,游览洪崖洞的魔幻夜色,打卡时尚繁华与历史并重的解放碑,体验令人惊叹的李子坝轻轨穿楼,品尝南山枇杷园的火锅美食,漫步缙云山与蝴蝶花的初次邂逅……

夏日渐长,休息日的黄昏,我喜欢坐在花园里捧读一本心仪的好书,沉浸书香以抵消这难耐的暑气。

鸢尾花还在盛开,她正对着我吟唱那首舒婷的长诗:

在你的胸前/我已变成会唱歌的鸢尾花/你呼吸的轻风吹动我/在一片叮当响的月光下……

## 俯身倾听,走进童心

■ 李尚燕

最近侄女来我家度暑假。三年级的女孩子,瘦瘦小小的,严重营养不良,但胜在天真可爱,率真,快言快语,她总会爆出意想不到的话语。

一天,晚饭过后,我牵着她的小手,和她有说有笑地散步。她一边走一边仰起小脸,神秘地对我说:“伯母,我觉得你有点高冷!”“高冷?”我不禁放慢了脚步,疑惑她蹦出这词,“你哪里看出我高冷呢?”

“刚才晚饭的时候,你不是和我说那个翻译官张京非常高冷吗?有时候在家里我看到你不说话,我觉得你也非常高冷,以为你不喜欢我呢!”

天呐!原来在饭桌上谈起她期末的英语考试考了100分,比较擅长英语,让她向张京学习,朝着英语翻译方向努力,顺口和她伯伯提了一嘴——张京很高冷。谁知她如今把“高冷”这个词用在了我身上,真是“学以致用”啊!我该怎么向她解释“高冷”呢?稍作搜索后,我说:“人的性格是多种多样的,千人千面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工作的缘故,张京给人的印象是很严肃的,所以别人叫她‘冷面女神’,说她看起来很高冷。而你的伯母,我是因为最近的工作比较忙碌,所以比较少说话。但是我并不是不喜欢你。”

“那我也当不了翻译官,因为我比较喜欢说话。”

我真是哭笑不得!继续给她科普:并不是不爱说话的人就可以成为翻译官,而爱说话的人就不能成为翻译官。外交官、翻译官都是由不同性格的人担任的,你看我们国家的外交兵团:有高雅淡定的王毅,有每次以严肃的目光、坚定不移的表情、有点小幽默的神情出现在大众的视角的赵立坚,有从容不迫、严谨无误的张璐,有淡定自若、沉着冷静的张京。他们学历高,专业能力更是国内顶尖。无论在何种外交场合下,均能淡定自若,处变不惊,准确无误地完成外交工作。

“那我也不想做翻译官!我要做美食主播!”

“美食主播?你又从哪里知道美食主播呢?”

“我刷抖音看到的,美食主播可以一边品尝美食一边做主播,你不是说我擅长语言表达吗?”

我不禁解释道:“美食主播都是吸引别人品尝美食的,看起来都很健康、珠圆玉润,而你这么瘦这么小,怎能让人信服呢?”

“那!我以后吃多一点饭,快一点长大,我要做美食主播,美食主播一边分享美食,一边做主播,多爽呢!”

原来是个小馋猫!我哭笑不得!孩子的世界是多么的纯净!当孩子爆出那些稀奇古怪的词语时,我觉得咱们大人应该俯下身,先耐心地听听孩子的想法,了解具体的来龙去脉。切不可凭自己的主观意愿轻易给孩子下定义。陶行知先生曾说过:“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。”孩子向你倾诉的时候,首先应当倾听。生活中如此,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,又何尝不应如此呢?

## 东水山的溪流

■ 梁秀媛

阳西东水山,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。那里的溪流,令人着迷。

走进东水山,除了迎风飞舞的竹林和绿油油的山茶,就是这潺潺的溪流,让你驻足不前。

山间的溪流,长年川流不息,吸引着无数行人的目光。

溪流从山顶奔流而下,蜿蜒曲折,像一条泛着白光的绸带穿过山间,闪耀在天地,惊艳人们的眼球。

溪流途经山岭,小桥,村庄,竹林,田野,缓缓而流。

溪流无忧无虑,一年四季,日夜流淌。

溪流没有大海汹涌澎湃的激情,却有小河娴静温柔的神韵。

溪流清凌凌的,如透明的玻璃,如大自然一面明晃晃的镜子,映照着蓝天白云和两岸的青山。

溪流清澈见底,一尘不染,一缕缕阳光照着水面,熠熠生辉。

溪流像一位冷美人,冰澈的肌肤,传递给人一股冰冷。只有足够的热情,才能把她融化。

炎炎夏日,捧一掬溪水,放在脸上,凉爽如冰;把双脚伸下溪水,

一股冰冷渗透全身;当纵身跃下溪潭,像鱼儿一样在她的柔波里穿梭,触摸她的柔情,冰冷已融化在你的体温里。在她的气息里,你的肌肤也变得柔润光滑。

溪流一如既往地流淌,有时无声无息,有时唱着歌儿。那是幸福的歌儿,是快乐的歌儿,是向理想冲锋的歌儿。

溪边青山耸立,树木茂盛,一些不知名的花,香气四溢。微风吹过,一片片叶子或一朵朵花随风飘落,顺溪而流,像我童年梦中的小船,载着天真与浪漫。

溪边苍翠的竹林,在风中摇曳,倒映在水中,好一幅流动的竹影。

溪边绿草青青,牛羊成群。田野的庄稼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。农民伯伯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……

溪流有时也会遇到山石阻隔,可它毫不气馁,想方设法,绕道而行。

我更赞美它有遥远的理想,目标坚定,不屈不挠,奋勇向前的精神。



美丽的鸢尾花。黄海樱 摄



快捷投稿  
扫码关注

## “复活”的绣球花

■ 谢意

冬日里的一场寒潮过后,种在阳台花盆里的绣球花被冻坏了,叶片失去了往日的翠绿,变得枯黄而脆弱,有的已经卷曲成了焦黄的小球,有的则像被寒风抽干了水分,变得干瘪而脆弱。我伸出手指轻轻去触碰了一下,原本应该柔软细腻的叶片已经变得异常粗糙,像是被岁月和寒霜打磨过的石头。而枝条则像经过霜打的稻草,既无弹性又无生气。

“冻成这样,这花还能活吗?”儿子在一旁看了绣球花被冻坏的惨状后问道。我沉思了片刻,回答他:“只要根没冻坏,就能活。”

我对绣球花“复活”有信心。那年暑假,我们外出一周返家时发现,阳台上的绣球花已经被“晒死”了!那

一周都没下过雨,绣球花被晒足了七天,叶片被晒得焦黄,原来开着的像绣球般又圆又大的花朵被晒得萎缩成一撮干花,那个晒坏的“惨状”跟冻坏的差不了多少。

再看那花盆里的土,干得裂开了一条小指宽的缝,我立马给它浇了水,也不知还能不能把它救过来,就是觉得它因缺水才成这样的,应该先给它补足水,而且除了浇水,想救活这棵被晒得叶片焦黄的绣球花,一时半会也想不出其它办法来,只能“死花当活花淋”了。

淋完水的绣球花过了一天,那些原来虽然枯萎但还挂在枝干上的花与叶全部掉落了,只剩下光秃秃的花枝。家人都说,叶子都没了,扔了吧。但我觉得,花叶没了,花根可能还在呢,决定再

给它几天时间。

大约一个星期后,这棵差点被扔掉的绣球花,在离根部约两厘米处的枝干上,冒出了嫩绿色的新叶芽,它的根果然没坏!

慢慢地,绣球花的新叶芽越冒越多,越长越大,在阳光的照射下,叶片表面呈现出一种温润的光泽,仿佛涂抹了一层薄薄的蜡质,看起来很有光泽。心形的叶片逐渐由嫩绿变成深绿,姿态优雅而舒展,又充满了生命力与活力。

这就是我养的绣球花经历的第一次“复活”。晒坏能“复活”,冻坏应该也能“重生”。

寒潮过去不久,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。春天悄然而至,我的绣球花没有辜负我的信任与厚望,很快就开始了

它的第二次“复活”:冒芽,长叶,开花。它开出来的花朵硕大饱满如绣球,花瓣层层叠叠,仿佛是一位穿着华丽礼服的舞者,在枝头翩翩起舞。每当微风吹过,它便轻轻摇曳,散发出淡淡的清香,让人心旷神怡。

绣球花,又称八仙花、粉团花、紫阳花等。自古以来绣球花就得到人们的喜欢。明代的邓仪《咏绣球花》:“广庭春日正喧妍,一树名花玉槛前。百颗毵毵谁织就,几枝琼萼露和圆。”清初的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描述道:“天工之巧,至开绣球一花而止矣。”

古人笔下的绣球花形象很美,而在我眼前“复活”的绣球花,展现了它坚韧的生命力之美。